

# 农村留守儿童领悟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与抑郁的交叉滞后分析\*

余益兵<sup>1,2,3</sup> 于家伟<sup>1,2</sup> 李艳如<sup>3,4</sup> 杜宜展<sup>3</sup>

(1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桂林 541004) (2 广西高校认知神经科学与应用心理重点实验室, 桂林 541004) (3 闽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漳州 363000) (4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学生处, 广州 510550)

**摘要** 为考察农村留守儿童领悟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与抑郁之间的双向预测关系, 本研究对河南省 159 名留守儿童进行两次间隔四个月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 控制年级、性别后, T1 抑郁显著负向预测 T2 领悟家庭支持与朋友支持; T1 领悟朋友支持显著预测 T2 领悟家庭支持。研究揭示了农村留守儿童抑郁对领悟家庭支持与朋友支持的耗损效应以及朋友支持对家庭支持的溢出效应, 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关爱和预防干预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 农村留守儿童, 领悟社会支持, 抑郁。

**分类号** B844

## 1 引言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 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未成年人(赵景欣等, 2008)。部分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父母监护缺位、亲情陪伴缺失、感知社会歧视等不良状况(Wu et al., 2019; Zhao et al., 2020)。相较于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可能会遭受更多的情感、行为和社会问题(Fellmeth et al., 2018; Zhang et al., 2018)。其中, 抑郁是留守儿童最常见的情绪问题之一。抑郁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 是情绪低落、精力下降、感到绝望等一系列症状的总称(张莉, 2006)。研究发现, 抑郁不仅是青少年低学业成就(Diaconu-Gherasim & Măirean, 2020)、行为问题(Blain-Arcaro & Vaillancourt, 2019)及自杀风险(Kang et al., 2019)的重要诱因, 也与后期严重抑郁、焦虑障碍、辍学、早孕等不良结果密切相关(Clayborne et al., 2019; Fergusson & Woodward, 2002)。此外, 抑郁个体还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功能损伤, 如高人际焦虑(Barrett & Barber, 2010)、较少的社交愉悦和亲密体验感(Nezlek et al., 2000)。因此, 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抑郁的早期

预防和干预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缺乏社会支持被认为是抑郁症状持续的重要原因(Gladstone et al., 2007)。社会支持是个体在需要时从家庭、朋友和重要他人处实际获得或领悟到的帮助(Thoits, 2011)。与实际获得的社会资源不同, 领悟社会支持评估的是个体对外界支持的期望和感受, 它对心理压力的缓冲作用更强(Cohen & Wills, 1985; Hartley & Coffee, 2019), 对个体持续健康更有益(Barrera, 2000)。研究发现, 领悟社会支持不仅可以显著预测农村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 还可以缓解社交焦虑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李梦龙等, 2020)。此外, 不同年龄阶段个体所依赖的社会支持来源及其作用各有差异。例如, 对于儿童和青少年而言, 父母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 而成年人和老年人则更多地依赖配偶(Gariépy et al., 2016)。同类研究也发现, 来自家人和朋友而非重要他人的社会支持与抑郁症状呈显著负相关(Ioannou et al., 2019)。尽管两种支持来源都能对儿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但其影响大小可能取决于二者参与儿童生活的频率(叶子, 庞丽娟, 1999)。由此推论, 父母外出打工以后, 农村留守儿童对来自家庭或朋友支持的主观感受会有所不同。一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非

收稿日期: 2021-09-11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0YJA880077);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2018J01582); 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FJJKCGZ19-246);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YCSW2022181)。

通讯作者: 余益兵, E-mail: yibing.yu@mailbox.gxnu.edu.cn。

常注重家庭归属感和家庭关系。即使留守儿童很难得到外地父母实际的工具性支持,但父母对孩子的情感牵挂始终都在(吴重涵,戚务念,2020)。另一方面,父母外出工作以后,家庭的冷清氛围使得留守儿童更倾向于寻求朋友的支持(范兴华等,2013)。那么,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是否与留守儿童抑郁症状存在显著关联?若存在,二者所起作用的强度和方向是否有所不同?鉴于此,有必要深入探究留守儿童不同来源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模式。

关于社会支持与抑郁二者关系的方向性,目前还存在不同的观点。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或压力-缓冲模型均倾向于将社会支持视为抑郁的保护性因素,即高水平的社会支持不但能预测较低的问题行为,还能保护个体免受压力事件的致病性影响(Cohen & Hoberman, 1983; Windle, 1992)。针对青少年群体的追踪研究也发现,个体15岁时拥有强有力的朋友支持可以降低青春期后期罹患抑郁症状的风险,即便是那些曾经遭受过童年情感忽视的青少年也是如此(Glickman et al., 2021)。在一项随机对照实验中,与对照组相比,那些被随机安排与志愿者建立朋友关系的慢性抑郁患者其1年后的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或消失(Harris et al., 1999)。与此相对,抑郁的人际关系理论则认为,抑郁症患者所表现出来的消极自我认知、抱怨、被动依赖、过度寻求安慰、不合适宜的自我表露、寻求消极反馈以及社交退缩等特征,可能会导致社会支持的流失(Coyne, 1976)。Stice等(2004)的实证研究发现,青少年期的抑郁症状能显著预测2年后对朋友支持感知的下降。近期研究也发现,抑郁会导致青少年感知同伴支持而非教师支持的减少(Ren et al., 2018)。也有研究者认为领悟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可能存在双向预测关系(Lazarus & Folkman, 1984)。尽管国内外学者曾探讨过父母/朋友支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田录梅等,2012;赵景欣等,2008;Rueger et al., 2016),但鉴于横断研究设计存在的方法学局限,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待深入探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纵向追踪研究方法,对农村留守儿童领悟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与抑郁的相互关系进行交叉滞后分析,以期理解农村留守儿童抑郁的关联因素及其早期预防提供实证支持和理论指导。

## 2 研究方法

###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以班级为单位对河南省某农村中学6~9年级留守儿童进行间隔4个月的两次追踪调查。2018年9月(T1)进行第一次施测,获得有效被试201名(男103人,女98人),2019年1月(T2)进行第二次测试,获得有效被试172人。另有29名被试因转学、请假等原因未参与第二次测试,被试流失率为14.43%。卡方检验及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有效样本与流失样本在性别( $\chi^2=0.62, p>0.05$ )、年级( $\chi^2=2.49, p>0.05$ )、领悟家庭支持( $t=1.32, p>0.05$ )、领悟朋友支持( $t=0.69, p>0.05$ )及抑郁( $t=-0.87, p>0.05$ )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被试流失为非结构化流失。由此,通过匹配T1、T2期间均保持留守状态获得159名被试(男80人,女79人;6年级35人,7年级45人,8年级39人,9年级40人)作为最终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平均年龄为 $13.10\pm 1.39$ 岁。

### 2.2 研究工具

#### 2.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Zimet等(1988)编制,黄丽等(1996)翻译修订的中文版多维领悟社会支持量表(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SPSS)。该量表用来评估个体感知到的来自家庭、朋友及重要他人支持的程度,分维度各4题,共12题。采用7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领悟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选取领悟家庭支持与领悟朋友支持两个维度,两次测量的领悟家庭支持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为0.71和0.80,领悟朋友支持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为0.78和0.78。

#### 2.2.2 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采用Andresen等(1994)修订,章婕等(2010)翻译的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10),共10题,包括抑郁情绪、积极情绪和躯体症状3个因子。采用4点计分,对量表中的两个项目进行反向计分,总分越高代表抑郁症状越多。国内研究发现,该量表能有效用于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症状筛查(杨文辉等,2015)。本研究中两次测量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为0.77和0.82。

### 2.3 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经学生家长及教师同意后,由训练有素的心理专业研究生当堂发放问卷、当场收回并整理归档。采用SPSS23.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使用

Mplus8.3 进行交叉滞后分析和模型比较。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取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将所有测验项目作为观测指标构建单因子潜变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模型的拟合指标较差 ( $\chi^2/df=2.59$ , RMSEA=0.10, CFI=0.49, TLI=0.46, SRMR=0.11), 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并不明显。

3 结果

3.1 农村留守儿童领悟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与抑郁的描述统计

以性别(男、女)、年级(6、7、8、9)为组间变量,以测量时间(T1、T2)为组内变量,以领悟家庭支持、领悟朋友支持、抑郁为结果变量

进行多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见表1),在领悟家庭支持方面,时间和年级的交互作用显著 [ $F(3, 151)=2.70, p=0.048, \eta_p^2=0.05$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9 年级留守儿童的领悟家庭支持得分随时间上升,并在 T2 时显著高于 7 年級的领悟家庭支持水平。在领悟朋友支持方面,年级的主效应显著 [ $F(3, 151)=2.93, p=0.036, \eta_p^2=0.06$ ], 6 年级、9 年级留守儿童的领悟朋友支持水平显著高于 7 年级。在抑郁方面,年级的主效应显著 [ $F(3, 151)=3.85, p=0.011, \eta_p^2=0.07$ ], 7 年级、8 年级和 9 年级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 6 年级。此外,时间和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 [ $F(1, 151)=4.46, p=0.036, \eta_p^2=0.03$ ], 女生的抑郁水平随时间上升,并在 T2 时显著高于男生。其他主效应及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表 1 农村留守儿童领悟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与抑郁的描述统计结果 (M±SD)

| 变量     | 测量时间 | 6年级 (n=35) |           | 7年级 (n=45) |           | 8年级 (n=39) |           | 9年级 (n=40) |           |
|--------|------|------------|-----------|------------|-----------|------------|-----------|------------|-----------|
|        |      | 男生         | 女生        | 男生         | 女生        | 男生         | 女生        | 男生         | 女生        |
| 领悟家庭支持 | T1   | 4.97±0.96  | 4.74±1.40 | 4.91±1.19  | 4.60±1.11 | 5.28±1.06  | 4.78±0.99 | 4.57±1.14  | 5.35±0.67 |
|        | T2   | 5.55±1.29  | 4.93±1.38 | 5.06±1.16  | 4.39±1.21 | 5.29±1.45  | 4.42±1.02 | 5.14±0.95  | 5.68±0.59 |
| 领悟朋友支持 | T1   | 5.31±1.20  | 4.66±1.29 | 4.47±1.24  | 4.71±1.14 | 4.78±1.09  | 4.59±1.00 | 4.56±1.30  | 5.30±0.86 |
|        | T2   | 5.16±1.05  | 4.79±1.11 | 4.64±1.26  | 4.29±1.27 | 4.67±1.53  | 4.38±0.92 | 4.97±1.13  | 5.37±0.73 |
| 抑郁     | T1   | 1.84±0.42  | 1.83±0.51 | 2.09±0.52  | 2.15±0.46 | 2.01±0.54  | 2.16±0.46 | 2.18±0.37  | 2.05±0.47 |
|        | T2   | 1.79±0.54  | 1.99±0.48 | 2.12±0.55  | 2.16±0.46 | 1.96±0.57  | 2.40±0.46 | 2.14±0.39  | 2.19±0.37 |

3.2 农村留守儿童领悟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与抑郁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2),无论从同时性还是延时性角度看,三组变量两两之间均达到中等及以下的显著相关。其中 T1、T2 的抑郁与领悟家庭支持、领悟朋友支持均显著负相关 ( $r=-0.18 \sim -0.39, p<0.05$ ), T1、T2 的领悟家庭支持与领悟朋友支持均显著正相关 ( $r=0.29 \sim 0.55, p<0.001$ ), 说明变量间存在跨时间的稳定性。此外,由于性别和年级为类别变量,这里将二者进行虚拟编码后分别考察其与抑郁和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将女生编码为 1,男生编码为 0,结果发现性别与 T2 的领悟家庭支持 ( $r=-0.19, p<0.05$ ) 呈显著负相关,与 T2 的抑郁 ( $r=0.17, p<0.05$ ) 呈显著正相关。将 6 年级编码为 1,其他年级编码为 0,均值代表 6 年级所占年级比例,则发现年级与两个时间点的抑郁 ( $r_{T1}=-0.25, r_{T2}=-0.23, p<0.01$ ) 均呈显著负相关。其他年级进行编码后发现与各变量间相关均不显著。

3.3 农村留守儿童领悟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与抑郁的交叉滞后分析

考虑到性别、年级与领悟家庭支持及抑郁的显著相关,将两者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同时,采用追踪数据构建 4 个模型 (M1、M2、M3、M4) 检验交叉滞后关系,其中: M1 为只包含领悟家庭支持、领悟朋友支持、抑郁自回归路径的基线模型; M2 在 M1 的基础上增加了领悟家庭支持、领悟朋友支持对抑郁的预测路径; M3 在 M1 的基础上增加了抑郁对领悟家庭支持、领悟朋友支持的预测路径; M4 在 M1 的基础上增加了领悟家庭支持、领悟朋友支持与抑郁的交叉滞后模型。各模型比较发现(见表3),虽然 M3 的拟合结果达到了可接受的范围,但 M4 有更好的拟合效果。因此,采用交叉滞后模型 (M4) 来描述领悟家庭支持、领悟朋友支持与抑郁的纵向关系。

交叉滞后分析结果显示,领悟家庭支持、领悟朋友支持和抑郁三个变量在 T1 到 T2 中的自回归路径均显著 ( $\beta=0.36, p<0.001; \beta=0.36, p<0.001;$



$\beta=0.53, p<0.001$ )。交叉路径显示, T1 领悟朋友支持正向显著预测 T2 领悟家庭支持 ( $\beta=0.18, p=0.034$ ), T1 抑郁显著负向预测 T2 领悟家庭支持 ( $\beta=-0.43, p=0.018$ ) 与朋友支持 ( $\beta=-0.51, p=0.008$ )。研究结果并未发现 T1 时间点的领悟家庭或朋友支持对 T2 抑郁的显著预测作用 ( $\beta=0.01, p=0.724; \beta=-0.05, p=0.120$ ), 初步支持了抑郁的人际关系理论而非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见图 1。

表 2 农村留守儿童领悟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与抑郁的

| 相关分析结果     |          |          |         |          |         |
|------------|----------|----------|---------|----------|---------|
| 变量         | 1        | 2        | 3       | 4        | 5       |
| 1.T1领悟家庭支持 |          |          |         |          |         |
| 2.T2领悟家庭支持 | 0.49***  |          |         |          |         |
| 3.T1领悟朋友支持 | 0.55***  | 0.38***  |         |          |         |
| 4.T2领悟朋友支持 | 0.29***  | 0.49***  | 0.41*** |          |         |
| 5.T1抑郁     | -0.35*** | -0.32*** | -0.18*  | -0.26**  |         |
| 6.T2抑郁     | -0.23**  | -0.39*** | -0.21** | -0.29*** | 0.53*** |

注: \* $p<0.05$ , \*\* $p<0.01$ , \*\*\* $p<0.001$ , 以下同。

表 3 各模型拟合结果及其比较

| 模型 | $\chi^2$ | df | CFI  | TLI  | SRMR | RMSEA | 模型比较      | $\Delta\chi^2$ | $\Delta df$ | p     |
|----|----------|----|------|------|------|-------|-----------|----------------|-------------|-------|
| M1 | 34.45    | 15 | 0.89 | 0.87 | 0.09 | 0.09  |           |                |             |       |
| M2 | 32.53    | 13 | 0.89 | 0.85 | 0.09 | 0.09  | M2 vs. M1 | 1.92           | 2           | 0.383 |
| M3 | 24.97    | 13 | 0.94 | 0.91 | 0.07 | 0.07  | M3 vs. M1 | 9.48           | 2           | 0.009 |
| M4 | 14.12    | 9  | 0.96 | 0.93 | 0.05 | 0.06  | M4 vs. M1 | 20.33          | 6           | 0.002 |
|    |          |    |      |      |      |       | M4 vs. M2 | 18.41          | 4           | 0.001 |
|    |          |    |      |      |      |       | M4 vs. M3 | 10.85          | 4           | 0.02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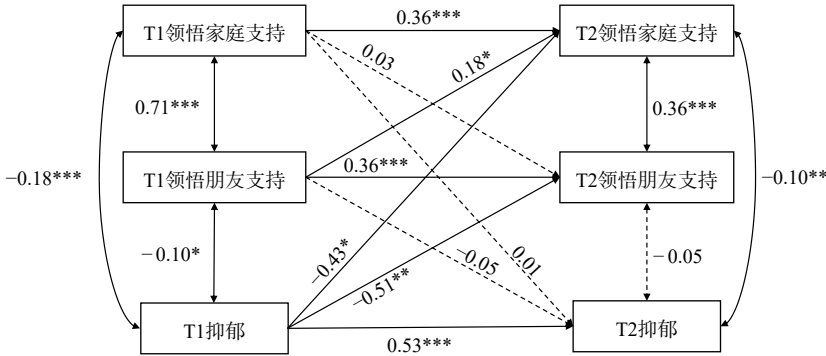


图 1 农村留守儿童领悟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与抑郁的交叉滞后模型

注: 模型中的残差及控制变量未在图中体现, 控制变量为性别和年级。

4 讨论

4.1 农村留守儿童领悟家庭支持、领悟朋友支持与抑郁的关系

与前人研究相一致 (Stice et al., 2011), 留守儿童抑郁症状能预测四个月之后领悟社会支持的减少, 表明留守儿童的抑郁症状产生了对社会支持的耗损效应。根据 Coyne (1976) 提出的抑郁的人际关系理论, 亲子分离经历所引发的留守儿童认知方式及行为特征的改变部分解释了这种耗损效应, 涉及到对于留守烦恼的消极评价 (赵景欣, 申继亮, 2011)、相对剥夺感 (熊猛, 刘若瑾, 2020)、歧视知觉 (张莉 等, 2019) 等消极认知过程, 他们的社交焦虑 (袁博成 等, 2014) 和拒绝敏感性 (杨炎芳, 陈庆荣, 2017) 更高, 对留守经历的获益性解释更少 (牛更枫 等, 2019)。上述心理脆

弱性不仅使留守儿童面临人际冲突的潜在风险 (Keser et al., 2020), 还阻碍了其积极寻求社会支持并加剧社会支持的流失。

需要说明的是, 留守儿童初始抑郁症状不仅预测四个月之后朋友支持的减少, 还显著预测家庭支持的降低。这一结果与本研究最初的理论预期有所不同。一般而言, 除非已经建立了稳固的友谊关系, 同伴支持网络的可替代性使得青少年对抑郁同伴的社会拒绝和排斥更为明显, 而中国家庭特别是父母亲则较少嫌弃有一定心理困扰的未成年子女。留守儿童抑郁对家庭支持的耗损效应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 由于农村地区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度不高, 家长或监护人对留守儿童心理困扰的敏感性不够, 使得留守儿童的抑郁症状难以被及时发现并获得家庭成员的支持性回应, 部分监护人也可能会因为留守儿童的情绪问

题而产生自责、愧疚、羞耻等负性情绪,这些都会限制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相对于健康青少年,抑郁青少年的父母较难以接纳孩子的积极情绪,且应对策略也通常具有破坏性(Katz et al., 2014)。当然,青少年抑郁通常与焦虑、闭锁、退缩等其他心理症状存在共变关系,因此也就不能排除人格失调(如述情障碍)、父母情绪调节或家庭功能失调等其他变量解释了二者之间的实质关联。总之,尽管还无法确知留守儿童抑郁所带来的家庭支持耗损效应的具体机制,但本结果提示了深入探究留守儿童心理症状的早期识别和重建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性。

#### 4.2 农村留守儿童领悟朋友支持与领悟家庭支持的关系

本研究的一个发现是,在控制年级和性别后,T1留守儿童领悟朋友支持显著预测了T2的领悟家庭支持,预示着留守儿童朋友关系对于家庭关系的反哺作用,这是与父母-同伴关系溢出理论相吻合的,该理论认为,家庭关系和同伴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二者的动态关联通过儿童的社交焦虑、抑郁、品行问题或霸凌行为等适应不良来实现(Kaufman et al., 2020)。基于中国青少年样本的研究也揭示了亲子关系(冲突或亲密)对同伴关系(接纳或排斥)的溢出效应(Liu et al., 2020)。由于该研究数据源于横断设计,还无法排除同伴关系对亲子关系的溢出效应。本研究则以农村留守儿童为样本,通过短期追踪数据发现了朋友支持对家庭支持的溢出效应,由此将家-校关系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小步:至少从个体主观知觉的角度看,留守儿童的朋友支持增进了家庭支持,体现了学校人际关系改善对家庭关系的积极价值。这至少表明,青少年社会化并不是父母对同伴的持久战争;相反,这两种重要的影响源总体上是互补而不是矛盾的(Bogensneider et al., 1998)。相对于非留守儿童群体,父母外出以后,同龄伙伴成为留守儿童日常互动最频繁、最主要的交往对象,积极的朋友支持有助于留守儿童发展出更健康的心态、更积极的社交融入和学业投入,从而帮助其获得或感受到更多的家庭支持。

####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总体而言,本研究还存在样本量偏小、数据来源单一、追踪间隔短和测量次数少等明显局限。首先,虽然被试选取自有代表性的中部地区河南省一所农村中学,但考虑到社会文化、经济

发展水平及留守儿童生存境况的地区差异,有必要进行更广泛、更大样本规模的抽样调查以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和适用性。其次,本研究仅从留守儿童作为接受者的角度报告了家庭和朋友支持水平,而社会支持的提供者及支持满足水平也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Melrose et al., 2015; Norris & Kaniasty, 1996)。采用多指标多方法测量将有助于检验本研究结果。最后,本研究仅进行了2批次追踪研究。未来可采用多波数据的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分析,以便于更加精确地揭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抑郁之间的动态变化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

## 5 结论

农村留守儿童抑郁会造成领悟的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的降低,而高质量的朋友支持则有助于增进家庭支持水平。

## 参 考 文 献

- 范兴华,方晓义,林丹华,朱丹.(2013).家庭气氛冷清与留守儿童心理适应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中介.湖南社会科学,(5),128-131.
- 黄丽,姜乾金,任蔚红.(1996).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癌症病人心身症状的相关性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0(4),160-161.
- 李梦龙,任玉嘉,孙华.(2020).农村留守儿童社交焦虑领悟社会支持与希望的关系.中国学校卫生,41(6),904-907.
- 牛更枫,李占星,王辰宵,马晓彤,孙晓军,周宗奎.(2019).网络亲子沟通对留守初中生社会适应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心理发展与教育,35(6),678-685.
- 田录梅,陈光辉,王姝琼,刘海娇,张文新.(2012).父母支持、友谊支持对早中期青少年孤独感和抑郁的影响.心理学报,44(7),944-956.
- 吴重涵,戚务念.(2020).留守儿童家庭结构中的亲代在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38(6),86-101.
- 熊猛,刘若瑾.(2020).相对剥夺感与留守儿童抑郁的关系:控制感与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48-157.
- 杨文辉,李莉,肖丽辉,彭芳,刘海洪.(2015).病人健康问卷2条目中文版筛查: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效度.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3(5),937-943.
- 杨炎芳,陈庆荣.(2017).留守儿童对拒绝性信息的注意偏向.中国特殊教育,(8),61-66.
- 叶子,庞丽娟.(1999).论儿童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的相互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4),50-53,57.
- 袁博成,金金玉,杨绍清.(2014).农村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与社交焦虑.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2(10),1564-1566.
- 章婕,吴振云,方格,李娟,韩布新,陈祉妍.(2010).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全国城市常模的建立.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4(2),139-143.
- 张莉.(2006).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特征和研究现状.中国临床康复,10(42),159-162.

- 张莉, 薛香娟, 赵景欣. (2019). 歧视知觉、抑郁和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 纵向中介模型. *心理科学*, 42(3), 584–590.
- 赵景欣, 刘霞, 申继亮. (2008). 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抑郁、孤独之间的关系——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视角. *心理发展与教育*, 24(1), 36–42.
- 赵景欣, 申继亮. (2011). 留守烦恼的认知评价与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孤独.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4), 515–517.
- Andresen, E. M., Malmgren, J. A., Carter, W. B., & Patrick, D. L. (1994). Screening for depression in well older adults: Evaluation of a short form of the CES-D.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0(2), 77–84, doi: [10.1016/S0749-3797\(18\)30622-6](https://doi.org/10.1016/S0749-3797(18)30622-6).
- Barrera, M. (2000). Social support research in community psychology. In J. Rappaport & E. Seidman (Eds.), *Handbook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pp. 215–245).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 Barrett, M. S., & Barber, J. P. (2010). Interpersonal profiles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3(3), 247–266.
- Blain-Arcaro, C., & Vaillancourt, T. (2019).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externalizing problems an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48(1), 108–119.
- Bogenschneider, K., Wu, M. Y., Raffaelli, M., & Tsay, J. C. (1998). Parent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peer orientation and substance use: The interface of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values. *Child Development*, 69(6), 1672–1688, doi: [10.1111/j.1467-8624.1998.tb06184.x](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1998.tb06184.x).
- Clayborne, Z. M., Varin, M., & Colman, I. (2019).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long-term psychosocial outcom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58(1), 72–79.
- Cohen, S., & Hoberman, H. M. (1983). Positive events and social supports as buffers of life change stres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3(2), 99–125, doi: [10.1111/j.1559-1816.1983.tb02325.x](https://doi.org/10.1111/j.1559-1816.1983.tb02325.x).
- Cohen, S., & Wills, T. A. (1985).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2), 310–357, doi: [10.1037/0033-2909.98.2.310](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98.2.310).
- Coyne, J. C. (1976). Toward an interactional description of depression. *Psychiatry*, 39(1), 28–40, doi: [10.1080/00332747.1976.11023874](https://doi.org/10.1080/00332747.1976.11023874).
- Diaconu-Gherasim, L. R., & Măirean, C. (2020).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role of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teachers' and peers' behavior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30(2), 471–486, doi: [10.1111/jora.12538](https://doi.org/10.1111/jora.12538).
- Fellmeth, G., Rose-Clarke, K., Zhao, C. Y., Busert, L. K., Zheng, Y. T., Massazza, A., ... Devakumar, D. (2018). Health impacts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he Lancet*, 392(10164), 2567–2582, doi: [10.1016/S0140-6736\(18\)32558-3](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8)32558-3).
- Fergusson, D. M., & Woodward, L. J. (2002). Mental health,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ole outcomes of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9(3), 225, doi: [10.1001/archpsyc.59.3.225](https://doi.org/10.1001/archpsyc.59.3.225).
- Gariépy, G., Honkaniemi, H., & Quesnel-Vallée, A. (2016). Social support and protection from depression: Systematic review of current findings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9(4), 284–293, doi: [10.1192/bjp.bp.115.169094](https://doi.org/10.1192/bjp.bp.115.169094).
- Gladstone, G. L., Parker, G. B., Malhi, G. S., & Wilhelm, K. A. (2007). Feeling unsupported? An investigation of depressed patients' perception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03(1–3), 147–154.
- Glickman, E. A., Choi, K. W., Lussier, A. A., Smith, B. J., & Dunn, E. C. (2021). Childhood emotional neglect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Assessing the protective role of peer social support in a longitudinal birth cohort.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2, 681176, doi: [10.3389/fpsy.2021.681176](https://doi.org/10.3389/fpsy.2021.681176).
- Harris, T., Brown, G. W., & Robinson, R. (1999). Befriending as an intervention for chronic depression among women in an inner city. 1: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74(3), 219–224, doi: [10.1192/bjp.174.3.219](https://doi.org/10.1192/bjp.174.3.219).
- Hartley, C., & Coffee, P. (2019). Perceived and received dimensional support: Main and stress-buffering effects on dimensions of burnou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1724, doi: [10.3389/fpsyg.2019.01724](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9.01724).
- Ioannou, M., Kassianos, A. P., & Symeou, M. (2019). Coping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in young adult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rotects against depressive symptoms only under moderate levels of stres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2780, doi: [10.3389/fpsyg.2018.02780](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8.02780).
- Kang, N., You, J. N., Huang, J. Y., Ren, Y. X., Lin, M. P., & Xu, S. A. (2019). Understanding the pathways from depression to suicidal ris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personal-psychological theory of suicide.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49(3), 684–694, doi: [10.1111/sltb.12455](https://doi.org/10.1111/sltb.12455).
- Katz, L. F., Shortt, J. W., Allen, N. B., Davis, B., Hunter, E., Leve, C., & Sheeber, L. (2014). Parental emotion socialization in clinically depressed adolescents: Enhancing and dampening positive affect.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2(2), 205–215, doi: [10.1007/s10802-013-9784-2](https://doi.org/10.1007/s10802-013-9784-2).
- Kaufman, T. M. L., Kretschmer, T., Huitsing, G., & Veenstra, R. (2020). Caught in a vicious cycle? Explaining bidirectional spillover betwe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peer victim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32(1), 11–20, doi: [10.1017/S0954579418001360](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18001360).
- Keser, E., Kahya, Y., & Akin, B. (2020). Stress generation hypothesi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interpersonal stressful life events: The roles of cognitive triad and coping styles vi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Current Psychology*, 39(1), 174–182, doi: [10.1007/s12144-017-9744-z](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7-9744-z).
- Lazarus, R. S., & Folkman, S. (1984).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New York: Springer.
- Liu, L. S., He, X. L., Li, C. Q., Xu, L. Y., & Li, Y. F. (2020). Link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o peer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parent-peer relationship spillover theory: Evidence from China. *Children and Youth*

- Services Review*, 116, 105200, doi: [10.1016/j.childyouth.2020.105200](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20.105200).
- Melrose, K. L., Brown, G. D. A., & Wood, A. M. (2015). When is received social support related to perceived support and well-being? When it is needed.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7, 97–105, doi: [10.1016/j.paid.2014.12.047](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4.12.047).
- Nezlek, J. B., Hampton, C. P., & Shean, G. D. (2000). Clinical depression and day-to-day social interaction in a community sampl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9(1), 11–19, doi: [10.1037/0021-843X.109.1.11](https://doi.org/10.1037/0021-843X.109.1.11).
- Norris, F. H., & Kaniasty, K. (1996). Received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 times of stress: A test of the social support deterioration deterrence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3), 498–511, doi: [10.1037/0022-3514.71.3.498](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1.3.498).
- Ren, P., Qin, X. N., Zhang, Y. Y., & Zhang, R. P. (2018). Is social support a cause or consequence of depress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1634, doi: [10.3389/fpsyg.2018.01634](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8.01634).
- Rueger, S. Y., Malecki, C. K., Pyun, Y., Aycocock, C., & Coyle, S. (2016).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2(10), 1017–1067, doi: [10.1037/bul0000058](https://doi.org/10.1037/bul0000058).
- Stice, E., Ragan, J., & Randall, P. (2004). Prospective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Differential direction of effects for parent and peer support.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3(1), 155–159, doi: [10.1037/0021-843X.113.1.155](https://doi.org/10.1037/0021-843X.113.1.155).
- Stice, E., Rohde, P., Gau, J., & Ochner, C. (2011). Relation of depression to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adolescent depression prevention trial.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9(5), 361–366, doi: [10.1016/j.brat.2011.02.009](https://doi.org/10.1016/j.brat.2011.02.009).
- Thoits, P. A. (2011). Mechanisms linking social ties and support to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52(2), 145–161, doi: [10.1177/0022146510395592](https://doi.org/10.1177/0022146510395592).
- Windle, M. (1992).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tress buffering for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8(3), 522–530, doi: [10.1037/0012-1649.28.3.522](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28.3.522).
- Wu, Y. X., Wang, P., & Du, S. J. (2019). China's 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0(4), 64–79, doi: [10.1080/02529203.2019.1674030](https://doi.org/10.1080/02529203.2019.1674030).
- Zhang, J. H., Yan, L. X., Qiu, H. Y., & Dai, B. R. (2018). Social adaptation of Chinese left-behind children: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95, 308–315, doi: [10.1016/j.childyouth.2018.11.012](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18.11.012).
- Zhao, J. X., Wang, Q., & Xue, X. J. (2020). The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among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social initiativ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nese rural left-behin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81(1), 114–123, doi: [10.1016/j.adolescence.2020.04.006](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20.04.006).
- Zimet, G. D., Dahlem, N. W., Zimet, S. G., & Farley, G. K. (1988). The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2(1), 30–41, doi: [10.1207/s15327752jpa5201\\_2](https://doi.org/10.1207/s15327752jpa5201_2).

## Cross-Lagged Analysis of 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Friend Suppor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Children Left-Behind in Rural Areas

YU Yibing<sup>1,2,3</sup>, YU Jiawei<sup>1,2</sup>, LI Yanru<sup>3,4</sup>, DU Yizhan<sup>3</sup>

(1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2 Guangxi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Applied Psychology, Guilin 541004; 3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4 Student Affairs Office, Guang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550)

### Abstract

To examine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among 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friend suppor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 total sample of 159 left-behind children (LBC) was recruited from Henan Province to complete the survey at two time points with four months interval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after controlling for grade and gender,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LBC at baseline (T1)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perceived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at follow-up (T2); 2) perceived friend support at T1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at T2. The study reveals the erosion effect of depression on the perceived family and friend support,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from friend support to family support in LBC, which has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care and preventive intervention for LBC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children left-behi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depression.